

北京圖書館編

文淵閣

四庫全書補遺

——據文津閣四庫全書補

12

北京圖書出版社

楊訥 李曉明 編

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

集部·第十一冊

北京圖書出版社

三十一
總集類五

(續四)

明文海卷二百五十

解脱集序

袁中道

兄中郎長余兩歲少相友愛兒時同讀書村之杜家莊上講習之暇私相商確至今思之頗多異語稍長移居城中脩治城南別業偕余與四五友人遊息是處語言奇詭興致高逸每至月明之夜相對清言間及生死泣然欲涕慷慨歎坐而達旦終不欲無所就乃刻意藝文計如俗所云不朽者上自漢魏下及三唐隨體模擬

無不立肖自謂非其至者不深好焉公車之後乃學神仙偶有異人傳示要領勤行未久尋亦罷去及我大兄休沐南歸始相啓以無生之學自是以後研精道妙目無邪視耳無亂聽夢醒相禪不離參求每于稠人之中如顛如狂如愚如癡五六 年間大有所契得廣長舌縱橫無礙偶然執筆如水東注既解官吳會于時塵境乍離心情甚適山川之奇已相發揮朋友之緣亦既湊合游覽多暇一以文字為佛事山情水性花容石貌微言

玄旨嘻語謔辭口能如心筆又如口行間既久遂以成
書余以濩落依之真州相見頃刻出所吟咏捧讀未竟
大叫欲舞作而笑曰高者我不能言其次我所欲言格
外之論我不敢言與兄相別未久何遽至此彼文人凋
刻剪鏤寧不爛漫豈知造物天然色色皆新春風吹而
百草生陽和至而萬卉芳哉夫文章之道本無今昔但
精光不磨自可垂後唐宋于今大有宗匠降及弘嘉之
間有縉紳先生倡言復古用以抹近代固陋繁蕪之習

未為不可而剿襲格套遂成弊端後有朝官遞為標榜
不求意味惟倣字句執議甚獨立論多矜後生寡識互
相效尤如人身懷重寶有借觀者代之以塊黃茅白葦
遂遍天下中郎力矯弊習大革頽風昔昌黎文起八代
之衰亦非謂八代以內都無才人但以詞多意寡雷同
已極昌黎去膚存骨蕩然一洗號謂功多今之整刷何
以異此中郎位卑名輕人心不虛未必能信昔鍾士季
年少時常作一紙書與人云是阮步兵便字字生意既

知是鍾謂不足道又虞訥素輕張率之詩隨作隨託託言沈約便相嗟稱耳貴目賤今古一揆今篇籍具在試虛心讀之非獨文苑之梯徑儻亦入道之津梁焉

中郎先生全集序

袁中道

中郎先生少具慧業弱冠成進士即有集行世其敝篋集為諸生孝廉及初登第時作也錦帆集令吳門時作

也解脫集以病改吳令遊吳越諸山水時作也廣陵集去吳客真州時作也瓶花集為京兆授為太學博士補儀曹時作也瀟碧堂集請告歸卧柳浪湖上六年作也破硯集再補儀曹出使時作也華嵩遊集官銓部典試秦中往返作也蓋自秦中歸移病還山不數月而先生逝矣其存者仍為續集二卷先生詩文如錦帆解脫意在破人之執縛故時有遊戲語示其才高膽大無心于世之毀譽聊以抒其意所欲言耳黃魯直曰老夫之書

本無法也但觀世間萬緣如蚊蚋聚散未嘗有一事橫
於胸中故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暇計人
之品藻譏彈譬言如木人舞中節拍人稱其工舞罷又蕭
然矣此真先生言前意也然先生立言雖不逐世之顰
笑而逸趣仙才自非世匠所及即少年所作或快爽之
極浮而不沈情景大真近而不遠而出自靈竅吐於慧
舌寫于銛穎蕭蕭泠泠皆足以蕩滌塵情消除熱惱況
學以年變筆隨歲老故自破硯以後無一字無來歷無

一語不生動無一篇不警策健若沒石之羽秀若出水
之花其中有摩詰有杜陵有昌黎有長吉有元白而又
自有中郎意有所喜筆與之會合衆樂以成元音控八
河而無異味真天授非人力也天假以年不知為後人
拓多少心胸豁多少眼目恐亦造化妬人不肯發洩太
盡耳甫四十餘而即化去傷哉先是家有刻不精吳刻
精而不備近時刻者愈多雜以狂言等贋書唐突可恨
予校新安始取家集字擷句比稍去其少年未定之語

按年分體都為一集嗟乎自宋元以來詩文蕪爛鄙俚雜沓本朝諸君子出而矯之文準秦漢詩則盛唐人始知有古法及其後也剽竊雷同如賈鼎偽觚徒取形似無關神骨先生出而振之甫乃以意後法不以法役意一洗應酬格套之習而詩文之精光始出如名卉為寒氣所勒索然枯槁而果日一照競皆鮮敷如流泉壅閉日歸腐敗而一加疏淪波瀾掀舞淋漓秀潤至于今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靈無涯搜之愈出相與各呈其

奇而互窮其變然後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於楮墨之間即方圓黑白相反純疵錯出而皆各有所長以垂之不朽則先生之功於斯為大矣諸文人學子泥舊習者或毛舉先生少年時二三遊戲之語執為定案遂謂蔑法自先生始彼未全讀其書又為贗書所熒無足怪耳今全集具在請胸中先拈却袁中郎三字止作前人未出詩文偶見於世從首至尾寶目力而諦觀之即未深入亦可淺嘗有法無法歷然自辨何乃成心不化甫

見標題即搖頭閉目不觀而妄肆譏彈為也至於一二學語者流粗知趨向又取先生少時偶爾率易之語效顰學步其究為俚俗為纖巧為莽蕩譬之百花開而棘刺之花亦開泉水流而糞壤之水亦流烏焉三寫必至之弊耳豈先生之本旨哉總之先生天縱異才與世人有仙凡之隔而學問自叅悟中來出其緒餘為文字實真龍一滴之雨不得其源而強學之宜其不似也要以衆目自虛衆心自靈不美不能強之愛不愛不能強之

傳今美而愛愛而傳者已大可見矣亦無俟後來之子雲也先生之學以闇然退藏為主其所造莫可涯涘生平作人冲粹夷雅同于元氣若得志可使萬物各得其所其作用於作令佐銓時微露其一斑惜未竟其施別有紀載益不復贅云

儀部張先生文集序

文知鳳

儀部先生集蓋按兩河御史臺張公表其先君子篋中之作其吏文翔鳳獲次而論之曰文章殆兼禮樂之用

國運之權衡與典謨叶於禮風雅叶於樂公兼六代而
制作孔父衷六藝而刪定肆孔叢論文有前輩典雅之
目匪典匪雅焉尚詩書昔人觀韓陵片石即知梁魏終
遜於江東歌南風一闋即知荆楚不競於上都文章之
道亦復如是一代之國運大且遠其元氣必發靈於哲
匠之筆以吐其光燭而表相堂皇元氣有混淪豐厚疏
達龐雜之異則文亦惟肖如漢孫周東漢孫西唐孫漢
宋孫唐而靡極於隋淫極於元六朝何其駢複五代何

其寥落也其體不踰辭命序事議論詠詩而總出之以元氣故至三代則混淪之兩漢則豐厚之唐宋則疏達其他則龐雜而元氣放絕矣迂子陋人毀為雕蟲靡關於體性情筆札劃之使二至不可莊讀知道者以為大詒明興百六十年而古道始矯起自李獻吉氏其辭命序事方漢詠方唐惟議論差不逮元氣則豐厚而疏達矣使有知道者不懈而造經之典雅絕詞人之濫觴振理學之弱蘭禮樂殆復作雖知聖之事未竟條理然